

#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 名人大辞典

ZHONG GUO  
DANG DAI  
WEN HUA  
YI SHU  
MING REN  
DA CI DIAN

刘波 主编

卷一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 名人大辞典

ZHONG GUO  
DANG DAI  
WEN HUA  
TI SHI  
MING REN  
DA CI DIAN

刘波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

刘 波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

刘 波 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务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5 印张 1268.8 千字

1993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7—80049—389—X/Z·46 定价:35.00

主编：刘波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凤岐 | 冯碧华 | 冯双白 |
| 吉效伟 | 刘波  | 刘文峰 |
| 杨少勤 | 何建勋 | 陆耀儒 |
| 武承仁 | 周威仑 | 赵高伦 |
| 顾小英 | 康玉岩 | 喻汲  |
| 蔡源莉 | 德琛  |     |

左盛华  
张彤华  
宗介华  
耿默芸  
傅淑芸

朱李郑  
乃尔充  
徐兆先

## 各分支顾问、主编、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 音乐名人

顾 问：田联韬 汪毓和

主 编：王凤岐

副主编：喻 汲

### 舞蹈名人

主 编：冯碧华

副主编：徐尔充 康玉岩

### 戏剧名人

主 编：刘文峰

### 曲艺名人

主 编：蔡源莉

### 杂技名人

主 编：吉效伟

### 美术名人

主 编：张 彤 耿 默

### 书法名人

主 编：德 琛

### 工艺美术名人

主 编：杨少勤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    |
|----|----|----|----|----|----|----|----|----|----|
| 之王 | 凡静 | 于王 | 国华 | 于春 | 华栋 | 万王 | 素秀 | 邓王 | 斌凤 |
| 王王 | 敏敏 | 王王 | 文功 | 王善 | 志琳 | 甘亚 | 琴梅 | 冯双 | 岐白 |
| 冯碧 | 华华 | 白翠 | 英五 | 叶联 | 韬红 | 叶兰 | 进云 | 左桂 | 良庆 |
| 左盛 | 华华 | 卢昌 | 赤峰 | 田朱 | 刘丽 | 江小 | 艾波 | 孙吕 | 良贤 |
| 毕瑞 | 明远 | 朱文 | 冬冬 | 朱刘 | 陈徽 | 刘义 | 敏琴 | 行志 | 国方 |
| 乔安 | 远生 | 余吴 | 光克 | 陈吴 | 文锐 | 李雅 | 德铭 | 吴李 | 开怀 |
| 安露 | 华梅 | 李张 | 英康 | 李张 | 裕静 | 李德 | 优枫 | 李张 | 何世 |
| 李景 | 彤晴 | 张杨 | 涛云 | 张杨 | 秀琴 | 张少 | 勤青 | 何汪 | 雄和 |
| 张杨 | 梅基 | 宋岳 | 风乃 | 金武 | 承仁 | 杨金 | 周回 | 金周 | 毓行 |
| 肖耀 | 基仑 | 郑赵 | 臧晨 | 武郑 | 纯田 | 周郝 | 健子 | 周春 | 育德 |
| 林威 | 封芳 | 赵顾 | 英诚 | 胡春 | 也文 | 郝贺 | 尊充 | 俞高 | 溪冰 |
| 周赵 | 芳禄 | 顾倪 | 岩岩 | 顾耿 | 默娟 | 徐尔 | 先水 | 秀英 | 珠范 |
| 段改 | 世芝 | 康韩 | 鸣滨 | 曹喻 | 汲方 | 徐尔 | 先水 | 黄董 | 范亚 |
| 索承 | 静珊 | 维维 | 启恒 | 曹喻 | 蒲颜 | 徐尔 | 先水 | 董传 | 芸芸 |
| 黄董 | 静珊 | 维维 | 启恒 | 曹喻 | 蒲颜 | 徐尔 | 先水 | 董传 | 芸芸 |
| 董董 | 静珊 | 维维 | 启恒 | 曹喻 | 蒲颜 | 徐尔 | 先水 | 董传 | 芸芸 |
| 谢静 | 珊忠 | 维维 | 启恒 | 曹喻 | 蒲颜 | 徐尔 | 先水 | 董传 | 芸芸 |
| 廖廖 | 珊忠 | 维维 | 启恒 | 曹喻 | 蒲颜 | 徐尔 | 先水 | 董传 | 芸芸 |

# 荟萃英华著宏篇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序

高占祥

艳阳高照，百花争鲜，群星密布，星河灿烂。千千万万个艺术家在我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流光溢彩、喷香吐艳。

由刘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辞书，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名人榜，更不是一卷“英雄座次图”。它是一部人生的“交响乐”，是奋斗者的“组曲”，是跋涉者的“组诗”，是奉献者的“组画”，是成功者的“足迹”。

这里回荡着艺术家们的奋斗乐章。他们为着理想、为着崇高的目标，不怕道路崎岖、不畏人生艰难，不顾个人一切。追求和拼搏是他们生命之歌的主旋律。荆棘和跋涉是他们人生之旅的进行曲。

这里闪烁着灵性之光。每一位艺术家都是我们民族的一道光彩、一个光环和一抹光辉。在他们身上闪现着闪电般的灵感、彩虹般的灵性。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血缘，而他们“这一个”又使我们的民族具有其独特的光华。

这里展示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民族的艺术成就。音乐奏华章，舞蹈荡神韵，曲艺飘醇香，戏剧展风采，杂技惊天下，书法独步艺坛开新路，工艺美术琳琅满目。硕果累累，大路阔开，各门英豪，增光添彩。这里展现着一组组鲜活的艺术图画：入耳的悦耳，入目的悦目，入心的赏心，入神的娱神。个个儿身怀绝技，人人独有创造，活生生一组艺术家名人榜。

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支队伍；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支队伍；开创未来，需要这支队伍。这是一支整齐的队伍，是一支多彩的队伍，是一支继往开来的队伍，是一支勤于奋斗和勇于创造的队伍。纵览这些艺术家们走过的艰辛而成功的道路，我们可以发

现，在他们身上有“四自”：自爱、自信、自强、自尊；有“四心”：爱心、信心、决心、恒心；有“四气”：志气、朝气、锐气、灵气；有“四劲”：冲劲、韧劲、闯劲、钻劲。

这个队伍需要不断壮大提高。繁荣我们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之要素有：培育各类优秀人才、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新的科学管理和搞好文化设施建设。出人才、出作品，是各种要素之核心与归宿。而出人才又是出作品之先决条件。因此，更多地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艺术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是文化建设中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重心。更多地培养和造就文艺尖子人才，是解放和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改革那些束缚文艺人才成长、压抑文艺人才破土而出的旧体制，让各门各类文艺人才在与社会 and 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在人民群众的严格挑选中成长。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老一代艺术家，精心育桃李，传德传艺育新人；新一代要接过优秀传统，不负改革开放大好韶光，开拓创新，敢领今日之风骚。

但愿这部辞典只是一个序曲，待来年奏出更动听的交响曲。一个时代文化艺术事业的宏篇巨制不是简单地用文字来描绘和记录的，而是由成千上万的独有成就的人民艺术家们以他们的精湛技艺、他们的独到贡献和人民群众的喝采来完成的。一个与时代融合了的艺术家，将被这个时代摄下迷人之彩照。

## 前 言

当和煦的春风携着融融春意扑面而来的时候，北京城突然沉浸在一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景之中。一场难见的春雪，给久旱的北方带来一派生机，给人们增添了几分欢乐，几分情趣。

又是一年春草绿。一年又一年。

我不由想起一句老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感叹也罢，忧伤也罢，人们在惊叹人生之短暂时，往往会想到草木。也许草木的生命太短了。也许草木太弱小了。

其实并不然。

如果每个人都象一棵树，一棵草，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生命之躯，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为这个充满阳光的世界增添一分绿色，这样的人生即使短暂，不是也很灿烂吗？这样的人生不是也无所遗憾吗？这样的人，不是也很值得尊敬吗？

我们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

绿色，是生命之色。

我所在的机关，年年组织干部去种树。去为大自然增添绿色。那一年，种树的地点是在城北的长城脚下。那天去的人很多。有机关的，也有各下属文艺团体的。站在长城脚下，望着热火朝天的植树工地，望着身边那些日夜在为祖国文化艺术事业工作的同事，望着前来种树的老部长和那些中国文艺界的名家们，不知怎么，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也许人们早就想过的比喻：中国人用生命和智慧建造了眼前这拔地而起，绵延万里的长城。中国人同样用生命和智慧建造了一座文化艺术的长城。身旁那些正在挥

锹植树的艺术家们，还有那些从古到今无数的艺术家们，不就是艺术长城上的一块块砖石吗？没有他们，哪会有这艺术的长城？！

这个或许别人早就说腻了的比喻，一下子竟那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我了解、熟悉一些艺术家的经历，更熟悉一些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经历。他们为人民和艺术献身的精神，每每使我感动不已。

那一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一个思索很久，感受很久，却又捕捉不到的选题已经产生。我们有责任将那些杰出的艺术家、民间艺术家和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名字和业绩写在艺术长城的每一块砖石上。人们，不管是今人还是后人，应该在艺术的长城上找到他们的位置。

应该编这样一部辞书。

我开始为这个构想而激动，也思索了很久，很久……

我崇敬艺术家。

许多人同我一样，对艺术家也充满了崇敬之情。不能想像，如果生活中没有艺术家，会是什么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彩电涌进了中华大地的千家万户。电视机缩小了人们与艺术家的距离。当人们发现生活中已不能没有电视机时，我认为只不过是又在证实一个浅显、朴素的道理：生活中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艺术家。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才多了许多美好，多了许多欢乐。

崇敬艺术家，崇敬名人，于是也想当艺术家。这大概是过去的、现在的乃至将来的无数孩子和年轻人所迷恋的梦。小时候，我也想当艺术家。吹过笛子，拉过二胡，还扯着嗓子唱过几句。9岁的时候，当费尽辛苦挤进中国戏曲学校的考场，而终以一首

五音不全的歌令考官们掩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艺术家之梦破灭了。

于是又去做别的梦。

梦太多。梦醒了，才知道一事无成。

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在做梦。真正的艺术家在呕心沥血地追求，在含辛茹苦地付出，在脚踏实地一步步走着坎坷、崎岖和充满艰辛的路。

如果人们多知道一些艺术家的艰辛，如果人们多知道一些艺术家们的成长之路，那掌声也许会更响，那崇敬之心也许会更甚。那些做梦的孩子和年轻人们也许会早一点梦醒，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的生活，也许就会更多一些理解和尊敬。我们的下一代，也许就会更多一些艺术家，更多一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添砖添瓦添几抹绿色的人！

很久以前了，那一年的那个阴霾的午后，父亲脸色阴沉地走进家，对着我们说：“梅先生走了！”

全家人大吃一惊。

“早起，梅先生对着镜子想梳梳头，一抬胳膊，心肌梗塞发作。没有抢救过来。”

下午，便见到了报上登载的梅兰芳先生逝世的讣告。爸爸对着报纸说了一句话：“梅先生不会死！”

年少的我曾深深地诧异！

过了30年，当人们还在赞叹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成就时，我才真正懂了爸爸的话：为这个世界做过奉献的人，永远不会死。

人们忘记不了那些声名显赫的艺术家，也不会忘记那些默默为人民做奉献的民间艺术家。

久居城市的人，无论坐在剧场或电视机旁，无论徜徉在美术馆或博物馆，也许，很难想到成千上万的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创建文化艺术瑰宝的民间艺人们。

这也是一些永远值得人们歌颂与敬仰的人。

当年带着青春的梦，我来到黄土高原“接受再教育”。在感慨、钦佩中国农民淳朴、勤劳、吃苦和献身精神的同时，也真正领略了民间艺术家们为这古老的土地所添写上的一笔笔浓重的绿色。

他们一代代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该用多少美丽的篇章才能描绘尽呢？各种民间艺术之花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才能从古流传至今。也正是由于他们，才使那些古老、闭塞的农村、山寨有了歌声，有了欢乐。忘不了，在狂吼的北风之夜，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农民弟兄们不停地跺着脚在欣赏露天土台上民间艺术家们精彩表演的火热情景。不光是农民，连我们这些北京城里长大的“京娃娃”们，也舍不得离开那土台一步。闭塞的农村，难得的艺术享受，难得的精神食粮啊。过春节，家家户户窗门上巧手剪出的窗花，饱含了一代代农民的追求与信仰。正月十五的花会，一队队高跷，又跳出了多少人的欢乐与忧闷。晋北的“八大套”，至今似仍在我的耳边回荡。那高亢、那低回、那婉转，奏出了多少代农民的憧憬与梦幻！还有农闲的傍晚，盲艺人的说书、演唱，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又令多少人如醉如痴？即使到了80年代，农村许多人有了电视机，但当我重返故园时，依旧吃惊地发现，只要唢呐一响，只要锣鼓一敲，乡亲们就会关上电视机，依旧情不自禁地跑出门外，去欣赏那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表演。民间艺术家们，创造的是多么迷人的艺术呀！

只是，曾令人非常感慨的是，我们的民间艺术家们太艰辛了。他们付出的太多太多，得到的却太少太少。千百年来，他们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曾经饱经风霜，他们曾经为衣食而奔波。更令人痛心的是，当他们为人们辛苦地奉献时，当他们给人们带来欢乐时，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敬。这真是一种悲哀。我结识过一位民间老艺人。他的一生，不但造福于乡里，还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了一位堪称“中国第一”的演奏家——他的儿子。可是他本人呢？当我第一次在冬日的阳光下见到这位正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人时，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位著名演奏家的父亲。我忘不了他那一身黑得闪着油渍光亮的棉袄，忘不了他那布满沟壑的漆黑的脸，还有一双呆滞的眼。我想他应该在家中著书，传授他一生的技艺。他应该在鲜花中颌首，接受人们的祝福。他本是我们国家的功臣啊！人们对这些老艺人的关心和理解是否太少了呢？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对艺术事业的追求，并不比那些艺术大师们少呀！

所喜的是，今天民间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当一件件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品——农民画、刺绣、剪纸、编织……从山野高原、茅舍窑洞涌进首都的艺术殿堂，涌进广交会，并远涉重洋，向千千万万的国际友人显示中国人智慧的时候；当民间艺术家们走进中南海，走进人民大会堂，或以他们优美的歌喉和精巧的双手在国际大赛上夺回一块块奖牌的时候；当安徽省的领导庄重地把“十大花鼓艺人”的桂冠授与那些“花鼓王”时；当许多艺术院校把民间艺人们请上大学讲台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民间艺术家们，心里一定会充满一种神圣的自豪之感。

应该为民间艺术家们的今天而高兴。尽管还不够。

还有一种艺术家。

十几年前，当我只是出于对文字工作的挚爱而反复请缨才来到我所在的编辑部时，生活向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我结

识、了解、熟悉了许多我永远引以为骄傲并非常崇敬的群众文化工作者。

他们是我们文化艺术事业的精英。同其他艺术家、民间艺术家比起来，他们毫无逊色。他们从事着文化艺术的组织、辅导、普及、培养工作，从事着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工作，从事着民间艺术的研究、整理、搜集工作……当他们培养的人才在艺术舞台上崭露头角，夺得一块块奖章的时候，那奖章挂不到他们身上；当他们培养的作者，接二连三地发表作品的时候，那署名中没有他们的身影。不为名，不为利！这评价对他们当之无愧。我曾远涉边疆，也曾驻足乡间。耳闻目睹了一件件群众文化工作者的事迹：在南方，我们的一些“群文”干部，在求借无门的情况下，竟能毅然拆掉自己的新居，为兴建中的文化站添上坚实的基石。东北本溪，一位女同志，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不愿再享受几天天伦之乐，而是带着病体，挣扎着又踏上搜集民间舞蹈的路程。几番风雨，几多磨难，当她满载而归，躺在病床上又一次听到自己搜集到的舞蹈音乐时，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带着欣慰离开了人间。她知道，她已把自己的生命与所追求的事业紧紧地融合到一起。她将永恒。在浙江，我所熟识的一位老同志——徐治有，应邀到一个县城辅导。不要车接，不要设宴。自带饭碗和学员们一起排队就餐。讲课费、补助费统统不要。当得知当地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时，他——一个收入非常微薄的干部，在无力掏出一迭迭钞票时，便留下了随身所带的全部衣物。车开走了，县城送行的人在感叹：徐老师，你留下的岂止是一包衣物？！还是在浙江，一个蒙冤多载，刚刚获释的青年，蘸着自己的心血，颤抖地写下了生平第一篇文学作品，把它寄到了金华市群众艺术馆。负责文学辅导的史克同志，从他那还稚嫩的文笔中看到了希望。史克老师为他倾注了大量的爱。得知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以后，依然一如

既往。扶着他向文学的阶梯上攀登。如今，这位作者冤案已平，并且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能忘了史克老师吗？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这些群众文化工作者图什么？图“官”吗？一个县科级文化局管辖下的文化馆里，挣到头，能算几品官？图利吗？百十元工资，些许补助，能同任何一个职业的任何人相比？如果图名图利，他们本可以自己创作，去获奖，去接受鲜花和掌声。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一切，甘为人梯。多么高尚的情怀！这些好同志，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脊梁。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家的行列里，他们有着任何人也无法取代、极其重要的位置。

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们不会忘记他。

四川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县城，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文化干部离开了人间。为他送行的人竟绵延数里。上至县长，下至乡村百姓。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动员。自发献上的花圈，白了半个山城。

为什么？他曾为这个山城增添了绿色。

.....

我在思索。

这思索曾令我坐立不安，睡卧不眠。我知道，这是一种强烈的冲动。冲动之后的冷静思考，却又依然使我不安。我该怎么办？

令我格外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思路不谋而合。他们比我想得还要多，还要远，还要全面，还要深思熟虑。我并有幸得以和他们合作。

几年以后的今天，当 100 多名专家、学者撰成的几千名艺术名人的小传陆续汇集我的斗室时，当这部辞书的所有案头工作

已经结束时，当我又一次面对稿件提笔撰写前言时，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许多熟悉的身影——本书的顾问、编委、分科主编们。他们为了这部辞书的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还记得那个下午，我忐忑不安地推开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汪毓和所长办公室的门，面对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的汪教授那慈祥的面容，我犹豫半天不知怎样开口。“我想编一部书，想请您帮帮忙？”这话好说吗？我是谁？一介书生。他是谁？我国音乐界的权威。但我得到了所期望的回答。他们全力支持这项工作。我深知，他们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对事业的一片热诚。汪毓和、田联韬、王凤岐、喻汲这些最高学府里的专家、学者们，有的都是一颗颗金子般的心。

冯碧华，本书舞蹈名人分科的主编，中国舞蹈界一位卓有成效的社会舞蹈组织活动家，我的一位同事。繁忙的工作，岁月的流失，她的身体已不如前。但我总是非常奇怪，她那看似瘦弱的身体里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光和热。一会儿一个比赛，一会儿一个活动。今天出差，明天跑基层。一个人，和所追求的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后莫非真能永远年轻？当她把整整齐齐的稿件郑重地交到我手里时，除了感动之外，我不知该说什么。

世人都知道北京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上的杂技节目。却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人为了这节目的成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就是本书的杂技名人分科主编吉效伟同志。离亚运全开幕还有半年多时间，他就搬进了工人体育场。正是亚运会筹备紧张的阶段啊！多么紧张繁忙。但他仍然向我这个小编辑伸出了热情之手，负责组织杂技名人的稿件。忙里抽闲，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亚运会开完了，稿件也齐了。我忘不了他对我和作者说的掷地有声的几句话：“这部书，要对读者负责，要对艺术家负责，